

异闻录

每个 午夜都有一个鬼故事

王雨辰◎著

《异闻录——每夜一个鬼故事》又名《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每夜一个鬼故事》

全球逾50000家网站竞相转载的恐怖悬疑精品之作

每夜一个鬼故事，午夜致命的挑逗。越恐怖，越快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异闻录

每夜一个 骇故事

王雨辰◎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夜一个骇故事/王雨辰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613-4025-7

I. 每… II. 王…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5965 号

图书代号: SK7N0527

每夜一个骇故事

作 者: 王雨辰

责任编辑: 冷 湖

特约编辑: 张应娜

封面设计: 8〇零·OX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025-7

定 价: 21.80 元

003 第一夜 食指

009 第二夜 半脸人

018 第三夜 油

025 第四夜 八尾猫

031 第五夜 手术刀

038 第六夜 返魂香

052 第七夜 七只手

060 第八夜 钉刑

077 第九夜 猫怪

082 第十夜 水猿

091 第十一夜 独眼新娘



异闻录

每夜一个骇故事

101 第十二夜 蛇

108 第十三夜 老屋

134 第十四夜 七人众

164 第十七夜 米忌

171 第十八夜 山神

182 第十九夜 熊

189 第二十夜 房祸

201 第二十一夜 双界魂

142 第十五夜 鼓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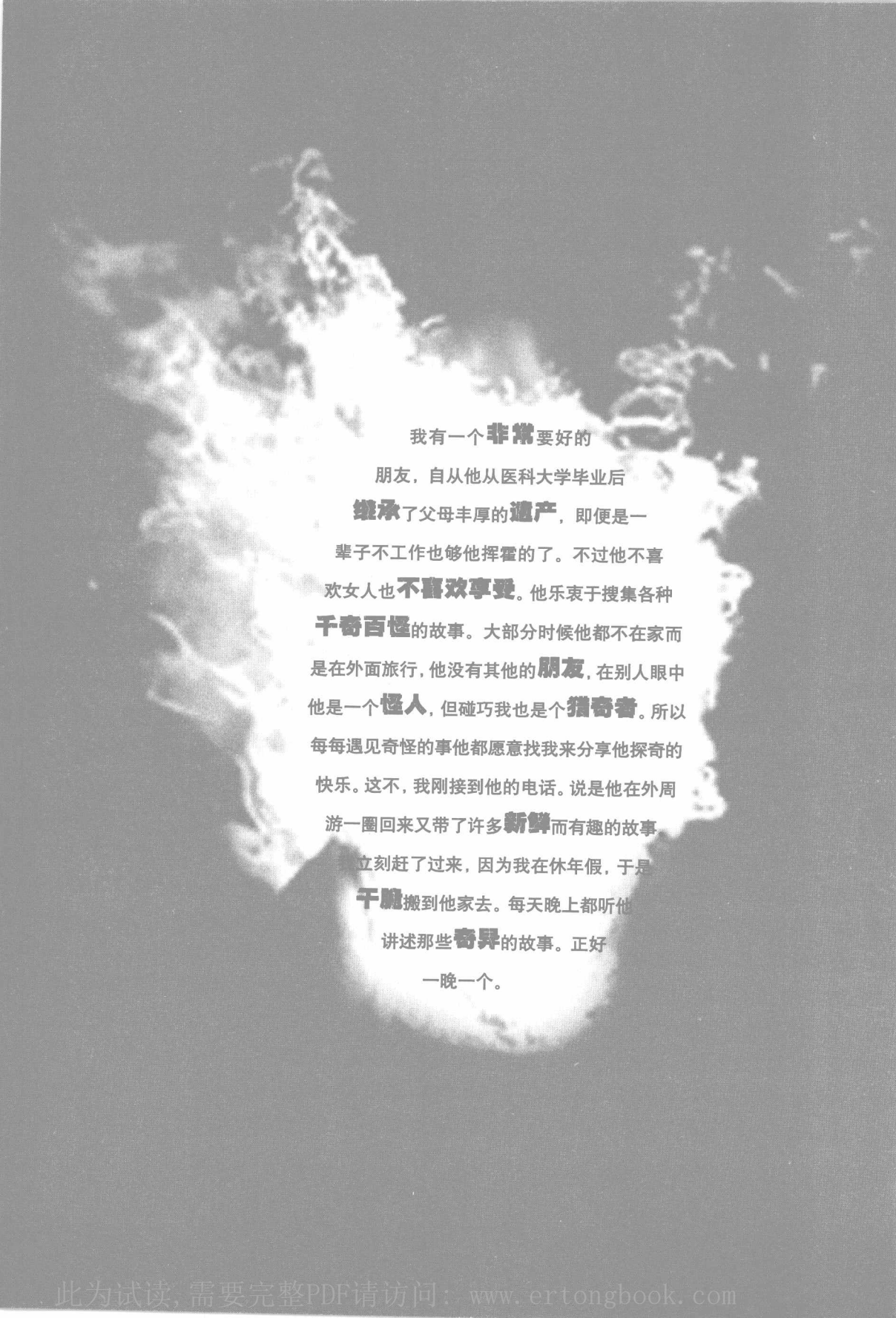
148 第十六夜 影城

210 第二十二夜 魔术

221 第二十三夜 解剖师

231 第二十四夜 平安夜

242 第二十五夜 怨憎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
朋友，自从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
继承了父母丰厚的**遗产**，即便是一
辈子不工作也够他挥霍的了。不过他喜
欢女人也**不喜欢享受**。他热衷于搜集各种
千奇百怪的故事。大部分时候他都不在家而
是在外面旅行，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别人眼中
他是一个**怪人**，但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所以
每每遇见奇怪的事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他探奇的
快乐。这不，我刚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他在外周
游一圈回来又带了许多**新鲜**而有趣的故事，
立刻赶了过来，因为我在休年假，于是
干脆搬到他家去。每天晚上都听他
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正好
一晚一个。

正当我疑惑的时候，老人笑了笑起身而去。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上只有四个指头，唯独少了那根食指。

朋友一边抽着烟一边神秘地竖起他的食指给我看。“看，每个人的食指都代表着人的贪婪，因为吃的欲望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欲望。知道什么叫食指么？因为古人说一旦看见好吃的东西食指就会跳动，不是有句成语叫‘食指大动’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关于食指的故事。”说着，他把香烟熄灭，开始叙述这个故事。

（为方便行文，以下以朋友的口吻记述。）

我到西南一个小镇的时候寄宿在一户人家里，那里有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老人精神很好，我没事就和他谈天，也就从他口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民国时期，这里的女孩要嫁一个好人家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好身材，尤其是腰。据说一些人家都有明确的规范尺度，精确到毫米呢。（我笑道：“这也太夸张了。”）越是瘦的女孩他们越觉得漂亮，看来恰恰与唐朝的以胖为美相反呢。可能当地的人对猪非常反感，也就衍生地认为只要是肥胖的都是丑恶不堪的。于是那里的女孩都拼命地节食，只为了能有一个一步三摇、风吹柳絮飘的轻柔身段。

其中有一个叫秀的女孩，自从她明白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要和自己的腰围成反比就不再吃肉了，而且包括面食。但似乎命运很喜欢和人开玩笑。即便秀从早到晚不停地运动，只吃一点水果，她也会长

胖。或许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基因的问题，或许根本就是一种病。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那些瘦瘦的女孩子都在背后嘲笑秀，说她是猪精投胎。家里人也不住地唉声叹气。因为秀的身材已经越来越胖，别说嫁个好人家，恐怕就是当地最穷的老四家也不要她了。

说到老四，其实与秀家里倒能寻到几丝亲戚关系，但这种亲戚就像头上的头发，多得数不过来，每天都得掉上几把。不过老四的儿子和秀倒是青梅竹马，两人幼年时经常一起玩耍。但自从秀立志嫁入富人家后就断绝和老四儿子的关系了。可老四的儿子却一直把秀放在心里。现在这种时候秀的父母也顾不了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紧把秀嫁出去，省得留在家丢人现眼。毕竟，他们认为女儿这种货物家里还是有很多的。

老四的儿子叫民，其实论相貌倒也英俊，只是家贫，穿着很破旧，但十分干净，无论是人还是衣服。秀的父亲把这事向老四一提，老四父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提亲、下聘、回书、过门酒席之类的繁琐程序，在当时也算一项纪录了。

秀虽然百般怨气，但也没办法，谁叫自己命不好。再不嫁，过几年恐怕连民都看不上自己了，何况丈夫对自己千依百顺，疼爱有加，日子倒也将就地过了。

事情往往这么凑巧，或许是风水的缘故，或许是心情的缘故。秀嫁到老四家后反而日渐消瘦，最后倒成了当地有名的瘦美人。可惜她早已为人妇，不过依旧有很多人打她的主意。那里的人可不在乎什么头婚、二婚。因为媳妇对那些人来说不过是生育的工具和对家里风水有改良作用罢了。

秀自己也不安分起来了。而且她坚持不要孩子。这点令民十分苦恼。他知道没有孩子自己是留不住秀的。其实有孩子就能留住吗？秀家里活也不干了，见天和一些朋友聊天逛街，或者去大户人家做客，哪里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媳妇。

看来都是瘦惹的祸，民知道，只有秀再次胖起来，她才会安心待在这个家。

没过多久，秀果然再次发胖，一切仿佛回到从前。她再次沦为一个农妇。她怨恨命运的玩弄。只有民暗暗发笑。表面上却和她一边抱怨一边安慰她。

日子如同织衣的梭子，在重复地穿梭。一晃十几年过去，秀生育了几个小孩。她也不再做梦了，安心和民过着日子，一直到他们最喜欢的女儿月儿的长大。

月儿生得非常漂亮，吸取了父母的优点。不过似乎她也一直都处于不胖不瘦的状况，甚至偶尔还会丰满一些。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一点都不胖。不过秀不愿意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很早就开始控制月儿的饮食，不过功效不是很大。眼

看着月儿快十六了，但腰却比起她同龄的女孩要多上一圈，急得秀天天睡不着。

看着自己的妻子天天熬得黑眼圈，民终于忍不住了，或许他认为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这时候告诉妻子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天两人和衣睡在床上，秀依旧翻来覆去睡不着。民把她的身体掰过来，正色道：“你知道你过门的时候怎么突然瘦了么？”

秀奇怪地摇着头，随即问道：“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我们家虽然穷，却知道一个可以让人变瘦的法子。不过祖辈们交代是禁术，用多了控制得不好会得报应，不过究竟什么报应却不知道。你来我家后我就对你施了这个术，后来你想走我又把术解了，所以你又变胖了。”民黯然地说道。

秀已经过了生气的年纪了。其实她早觉得自己突然变瘦又变胖可能是丈夫捣鬼，不过听见这种奇妙的方子倒也觉得好奇。“算了，都过去了，我不怪你，不过你不能耽误月儿啊，我可要让她嫁一个好人家的！你赶紧告诉我啊！”

民望着着急的妻子，欲言又止。终于他举起自己的食指，对秀说：“是指头。”

“指头？什么意思？”秀奇怪地问。民告诉秀，相传在一百多年前，祖先在饥荒的时候好心收留了一个叫花子。据说这个叫花子不是凡人，是游历民间的茅山术士，不过是装做要饭的来看看众人的善心。他见民的祖先心地善良，就教会一些法术给民的祖辈。后来一代代传下来，大部分都已经失传，只有这变瘦一法却奇怪地保留下来。但民的家族自此就开始败落下来。恐怕这和民间流传着使用茅山法的诸多忌讳有关。茅山术禁忌极多，一旦破坏，轻则破财倒霉，重则有血光之灾甚至祸连后代。想必民的祖先定是用法术做了些什么不义之事才有所报应的。

至于这个法术，民告诉秀，其实只要吞下自己食指的指甲就可以了。但这个术一次最多只能维持数年，而且每个人瘦下来的程度是有限的，用得多了，据说最后会发生很恐怖的事。由于只是变瘦，民一家人也很少去使用，不过民的父亲还是教会了民使用。

“难怪后来你每次见到我都那么好心地帮我修指甲。”秀语气怪怪地说。民觉得有些尴尬，摸着妻子的脸：“我这不还是因为喜欢你么。”

“算了，我也不生气了，明天你就施这个术，赶快让月儿瘦下来。”

民点了点头，夫妇俩又安心睡下了。

果然，没过多久，月儿真的瘦了下来，而且是十里八乡瘦得最漂亮、最精神的。邻里都夸民和秀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肯定可以嫁一个好人家的。夫妻二人听了笑

得合不了嘴。

但事情很不凑巧，当地最大的一户财主要找儿媳妇。这个财主就是前面提过的要求儿媳妇的体重腰围都精确到最小单位的那种人。秀当然让女儿去试了，可惜就差那么一点，而且月儿已经是最轻的了。财主放出话，再过一星期没人合格的话，就去外地找了。秀一心想让女儿嫁进去，就逼民再次施法。民无奈地说：“你听过神行太保戴宗么？其实像那种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据说有一位信使在送信的时候耽误了时间，怕被责骂，一位好心的茅山术士教他以银针刺脚底，忍住痛，放出杂血，可以日行三百，夜行三百。果然如实。后来信使再次向术士讨教跑得更快的办法。术士说，只要将双腿膝盖骨挖去，可以日行两千里。结果信使吓跑了。”

“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秀奇怪地问。

“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还想让月儿瘦下去的话，所付出的就不是指甲了。”民担忧地说。秀沉默许久，最后还是要坚持让月儿一定要进那个有钱人家的豪门。民问了女儿的意见，月儿自然想母亲高兴，家里摆脱贫困，便一口答应了。民拗不过二人，不过这次需要的是月儿必须吃掉自己的食指！

大户人家并不在乎少根指头，只要其他标准到了就可以了，指头可以说以前小时候弄伤的。于是月儿只好咬着牙剁掉食指，并吃了下去。果然，第二天月儿就又明显地消瘦了，手上的伤一好，马上去财主家，财主正发愁呢，一看月儿就大喜过望。这桩婚事很快就定下了，指头的事大家似乎也都渐渐忘记，事情也慢慢地恢复了宁静，民和秀也靠着财主家的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个时候虽然中原正在打仗，但战火却烧不到这个地方，这里依旧是一片世外桃源。

没多久，过门的月儿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似乎是好事。但很快月儿的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涨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丈夫一家人对月儿突然变胖感到费解，他们把这事转告给民和秀，并说婚后胖一点可以，但像月儿这样恐怕难以符合他们家的儿媳这样的身份，如果月儿还继续胖下去，他们决定休掉她。

秀哭着问民，民苦思良久并查阅了一些书，终于知道，产妇在分娩的时候，大量的失血会破掉这个法术。秀在生月儿的时候已经变胖，所以民没有在意这个术居然会被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秀看着女儿如气球一般的身体哭着责问民：“就算会变回原样，我们月儿也不应该变成这样啊！”

民告诉秀，法术一旦被破，身体就会像积压很久的弹簧似的猛地反弹，而且坐月子的时候营养丰富，就是普通人也容易变胖啊。

“我不管，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没办法在这里立足了，而且我的外孙，月儿的儿子也见不到了，你忍心啊？”

民抓着头，望着在一旁哭得泪人似的女儿和老婆，终于艰难地说道：“这个术还是可以再做一次的。但是……”

“不要但是了，能救女儿我付出什么都可以的。”秀哭着求民，月儿也跪在地上求父亲。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为就算是祖辈们也从未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施法，他们再三告诫后人，用多了术是会遭天谴的。”

“说不定只是那个道士吓唬你们啊，你也说没人用过，你又怎么知道会遭到天谴呢？”秀反问道。民默不作声，最后只好答应再一次施术。

这一次不是要月儿的指头了，而是要民和秀两人的食指，因为儿女和父母有着看不见的纽带。所以月儿吞下了父母砍下来的食指。民和秀忍着剧烈的疼痛安顿好女儿睡下，俩人彻夜不眠地守在身边，深怕出现什么不好的事。不过似乎一切顺利，第二天早上，月儿就恢复了结婚前的身姿，就像少女一样。夫妇二人这才安心地送月儿回到公公家，那边丈夫等人一看也大吃一惊，不过既然变瘦了自然是好事，也就笑逐颜开了。民和秀也回家好好地养伤。

但几天后的深夜，正当民和秀熟睡之际，亲家突然派人报丧，叫民和秀赶紧来。原来当夜月儿就暴亡了，而且死状恐怖。秀一听当场就晕了，民只好独自一人去认尸。一路上民的脑袋一片空白，犹如行尸一样被人牵着走进现场。女儿一下就这么去了，实在令他难以接受。但当他看到女儿的尸体，姑且称做尸体的时候，他也几乎吓晕过去。

月儿整个人就像被什么动物啃咬过一样，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和骷髅差不多了。从床上到地上将近两米的距离都是月儿拖出来的痕迹，血和碎肉散落得到处都是，月儿的头高昂着，手伸向门外，估计是从床上翻下来想去开门，但只爬了几米就咽气了，而且死前恐怕是受尽痛苦。民怎么也不明白，难道这就是所说的报应？看着女儿的尸体，他一屁股坐在地上，顿时老泪纵横。

由于死状恐怖加上这位财主门风甚严，月儿死亡的真相没几个人知道。对外就说少奶奶得急病死的。财主给了民和秀一大笔钱让他们离开这里。可惜秀知道女儿的惨死后自责不已，后来也自尽了，民也人间蒸发了。

据说，茅山术本身就是一种驱鬼和转嫁的法术。比如施术的人可以把别人家的肉或者食物变到自己手中，也可以让自己的伤痛转移到他人身上，估计这个术

也是将本来在自己身上的肥胖转移到别人身上。但凡是术总有自损的一面，民一再施术终于遭受到报应，可惜还是报应到了自己家人身上。至于月儿的惨死，其实是术的反噬。佛教六道之中有一种鬼是饿死鬼，它们很小，如蚂蚁一般，但数量众多。它们生前饥饿，死后化为鬼会吃掉一切东西。食指是人食欲的象征，吃掉自己的食指其实就是与饿死鬼达成了契约。它们会帮你吃掉你不想要的那些讨厌的脂肪和肥肉，但一旦契约无法控制或者过量，它们就会把你整个人也吞掉。

朋友说到这里，凑过来对我低声说道：“当我听完这个老人说的故事，我也忍不住抚摩着我自己的食指，我想，难道吃掉自己的食指真就能变瘦了？正当我疑惑的时候，老人笑了笑起身而去。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上只有四个指头，唯独少了那根食指。我后来四处打听，旁里的人都说认识老人，说老人好像是解放后才来的，大家都叫他民伯。”

我吓得张着嘴不说话。我也如朋友一样轻抚自己的食指，脑海里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看到的蚂蚁群，忽然感到一阵发麻。朋友看我发呆，笑着猛拍一下我的肩膀，“不用担心了，有些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应该靠人力强求的。”

“那也不一定啊，事在人为啊，你不要唯命运论啦。”我也笑着反驳。

朋友望了望我，“那你听说过半脸的故事么？”

“没有。”我朝他望去，他的脸上突然带着几丝诡异，那脸仿佛泥塑的一样。

“算了，明天讲吧，你看太阳都出来了。”朋友突然恢复了常态，指了指窗外的太阳。我也只好压下自己的好奇，先去睡了，等晚上再继续。

第二夜

半脸人

那是一种报复过后得意的笑容。而且在那半边脸上，我看到了小六脸上同样的尸斑。

“夜晚才适合讲那些离奇的故事啊。”

朋友伸了伸懒腰，把上衣脱去，盘腿坐在地上。他家里没什么家具，来客都坐地上。因为他说讨厌椅子，席地而坐才是古人风范。

“继续讲啊，什么半脸的故事？”我催促道。

“嗯，对的。恐怕这是我所知道的众多故事里最诡异的了。甚至讲起来我都有些打颤。”

（为方便行文，以下以朋友的口吻记述。）

我照例做着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但我一般都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你知道那里往往有很多奇怪有趣的故事。不过以前我都是听说而已，而这次我却亲身经历了。

我来到了一个村落，其实这个村子很大，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城市了。村里人都有不同的工作，刚好构成了一个需求环，大家自给自足，于是慢慢地与外界有些隔离了。不过他们依旧很好客，当我来到的时候他们都很友善地招待我，加上我还学过几年医术，可以帮他们治疗一些普通的疾病，他们就把我当成上宾了，而且把我当成了个神医。哈哈。（朋友得意地笑着，我知道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出众，虽然他不喜欢做医生，但他属于那种即便不喜欢也要学好的人。所以即使他不继承那笔遗产，他也会成为一个

优秀的医生。看他这么高兴，估计当时那村子里的人对他的确很尊敬。)

不过没过多久，村长就来找我了。村长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相当于族长一样，可以说几乎是当地的国王了。当然，他也是非常友善的，不过他始终保持着一份应该的尊严和威仪。但这次他却显得很卑微，好像是有求于我。

“您简直成神了，村里的人都说您医术超群，甚至还解决了几个长久折磨他们的疑难杂症，您真是太厉害了。”村长不停地恭维着我，几乎把我吹得飘飘然了。

“说吧，您家里难道也有人生病了？”我笑着问他，但村长面露难色，似乎很难启齿，每每想说话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像下定决心一样小声对我说：“是我的儿子，与您年纪差不多，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把自己关了起来，每天待在房间里，只吃我们送去的饭菜，却从来不见我们。我和他妈妈都快急疯了，结果老天爷把您派来了，您可一定要救救他。”村长说到最后声泪俱下，几乎要跪下了。我觉得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恐怕以我的医术管不了。但我还是答应随同村长一起去他家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村长的家果然要气派很多，不过到底也是普通的砖瓦房，只是比一般村民的房子要稍大一些。房子有两层，门前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放养着一些家禽。房子的右边飘来一阵阵的原始的蔬菜的味道(其实就是施农家肥的那种)，想必那里是厕所和菜园。唯一令我不安心的是那只半人多高黑棕色的大狗，见我是生人就呲牙咧嘴地对着我，喉咙里咕咕地叫唤。我知道这种狗是极其危险的，所以我停了下来。村长连忙呵斥它走开，我才敢走了进去。

村长的家人很友好，是典型的好客的农家人。我始终奇怪这样普通的家庭养育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村长带着我上了二楼，来到了一间房间面前。

“就这儿，我儿子叫柱子，他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一个月了。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是您来了，我也要出去找医生。”村长的话语间好不烦恼。

“你和他说过话么，自从他自己封闭起来后？”我问道。

村长摇头，我示意他下去，在我当时看来可能是年轻人青春期的烦躁带来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我让身为父亲的村长回避可能好点。事实上我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村长下楼了，嘴里小声嘟囔着，依稀能听到是希望这次我能治好。我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他的确很可怜。

“里面的柱子么？”我轻叩了一下木门，门的质地很粗糙，还带着毛刺，第一

下扎得我很疼，所以我放小了点力气。

柱子没有回答我，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于是我开始了所谓的心理治疗，无非都是大学心理课上还没完全忘光的东西，可惜完全没有效果。一小时后，我开始急躁起来，忽然对里面的人产生了好奇。我四下望了望，发现门的右下角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我使劲蹲下来，想看看里面。

我终于把自己的眼睛对准了那个洞。光线不够，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依稀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侧影坐在床头，估计他就是柱子。他像雕像一样坐在那里无动于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冲动的想法，如果我现在大喊一句“我看见你了”，会怎么样？

我这样做了，对着门大喊一句：“柱子，我看见你了，你正坐在床沿上！”

他果然有反应了，而且很剧烈。他抱着头恐惧地在床上打滚，嘴里高喊着：“不要找我！我已经得到惩罚了！”看见他这样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紧接着他在床上不动了，仰面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大”字形。

我赶紧叫来村长，让他把门撞开。门很结实，我和村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撞开。但是当我和村长进去后，村长疑惑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人说了句令我诧异的话：“这，这不是我儿子！”

我吃惊地望了望村长，又看了看床上的年轻人。他的面部皮肤很黑，额头很宽阔，硕大的鹰钩鼻子，肥厚的嘴唇上稀疏地长着几根看似坚硬的胡子，让我想起了食堂还没拔干净猪毛的五花肉。的确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像村长。

“这个是小六，是柱子的好朋友。”村长又补充说道。

我看着小六的脸，似乎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但又看不出来。其实事后想想，如果当时再仔细点是可以看出来的。

小六很快醒过来。他还是很恐惧，而且一直捂着左脸不说话。显然柱子的下落他应该知道的，可是他情绪很不稳定，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只好让他先休息，我和村长一起来到楼下。

“这个小六住哪里？是个什么人？”我必须先搞清楚小六这个人。

“他是柱子从小一起撒尿和泥的好兄弟。两人就跟胶布一样粘在一起。”村长长叹了口气。“其实我是很反对的，因为这个小六平日里游手好闲，整天想着如何一步登天发大财。经常鼓动我们柱子和他一起去做一些无聊的事，说是为以后发财做准备。柱子也傻乎乎地跟着他。唉，真造孽。”

看来这个小六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而已。但他怎么在柱子的房间里，而且一住

就是一个月？

“你最后看见柱子是什么时候？当时什么情况？”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在行医，而是在破案了，从小梦想做神探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

“一个月前啊。那是晚上，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家，说是肚子痛就跑上楼了。结果就再也没下来。”

“你确定那是柱子？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小六来过？”

“绝对是柱子，我自己的儿子我会不认识？”村长坚信不疑地说。

其实以村长家的格局，柱子如果后来偷跑出去让小六进来顶替他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他到底在逃避什么？而且当我喊出那句话的时候小六为什么那样慌张和恐惧？眼下我觉得还是先去趟小六家为好。

我在村长的带领下来到小六家里。果然这样的人家中往往十分贫寒。小六的父母都是极为老实的农家人，我还为小六的母亲看过腿，所以他们是认识我的。

一阵寒暄过后，我们向他们询问最近小六的近况，两人都摇头说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因为他平常经常四处溜达不着家，所以老两口也没在意。倒是母亲警惕地问了句：“小六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

“没有没有，是柱子让我来看看他。”村长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应付。两夫妇也稍微显得安心了点。

从小六家出来，村长看上去更加担忧了。

“从时间上看，果然是小六在柱子回来的那几天就待在那个房间了。”我摸着下巴，这是我习惯的姿势，虽然我没什么胡子。

现在的问题是柱子到底去哪里了，要想知道只有等村长家里的小六醒过来了。

但小六醒不过来了。

我和村长刚回到他家就知道了。小六在我们出去不到一炷香的工夫就在房里暴毙了，可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有呼吸的。

死人了事情可就不一样了，我感觉到我已经无法应付了。我让村长报警。

“警察？我们这里没有。”村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那平时出点什么事你们怎么解决？”

“我们靠村子里的人共同裁定啊。”村长理所应当地说。还真是个奇妙的村子，居然还保留着如同周文王时代一样的法规。

我只好叫村长去把大家召集过来，先不要告诉小六的父母。我不忍看他们伤

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如果哭闹势必会让事情更麻烦。我一个人待在小六死亡的房间里看着他的尸体,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死得很不甘心的。

我不是法医,但我好歹还是个医学院毕业的,我依稀还记得解剖课上教授传授过的东西。我开始细心地看着小六的尸体。

表面没有任何创伤,起码肉眼看上去是的。我刚和村长出去大概一个多小时,村子虽然不大,但小六家与村长家住的正好是两个极端,所以步行去还是花了些时间。尸体还是很热乎的,不过已经开始出现尸斑了,虽然还不是很显著。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左脸。

他的左脸已经完全和右边的不对称了,几乎可以说是两张不同的脸被裁剪下一半拼凑到一起的,而且我发现左边脸的尸斑有些异样。

尸斑最早在人死后30分钟出现,一般在死亡1~2小时开始出现。尸斑的形成、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

尸斑形成的最初阶段,称为坠积期。此期在死后5~6小时内达到明显可见。可持续6~12小时。坠积期尸斑被按压,尸斑褪色或消失,停止按压则尸斑又重现。在此前阶段如果变动尸体位置,尸斑也随之改变,在新的低下部位重新出现。

尸斑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扩散期。从死亡后发展到扩散期约需8小时,延续至26~32小时。此期间被血红蛋白染红的血浆浸透到周围组织,此时按压尸斑已经不能完全消失,只是稍许褪色,停止按压后尸斑恢复原色较慢。变动尸体位置,部分尸斑可能移位,部分尸斑则保留在原来形成的部位。

尸斑发展的第三阶段浸润到组织中的时间较久,此时用手指压迫后尸斑不再改变颜色,也不再消失,变动尸体位置,尸斑不再转移。

小六尸体其他部位的尸斑属于第一阶段,这很正常,但费解的是他左边脸的尸斑居然在拇指积压下也不变色,也不消失。明显是尸体放置一段时间才会产生的尸斑。

而且,左脸的尸斑呈现一种红色,冻死的人才会出现红色尸斑。

冻死的?

现在是夏天啊!

我皱着眉头离开了这里,虽然我以前接触了很多尸体,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来到了楼下。

村长已经把几个重要人物找来了,他们都是村里担任一些职务的人。他们都相信村长首先肯定不会去加害小六,然后他们商议是否就这样把小六埋了。我站

在一边等他们都散去才过去向村长询问。

“这附近有什么地方是很冷的么？冷到可以冻死人？”我问道。

“冷？”村长奇怪地看着我，这也难怪。旁边一人若有所思地说：“有的，这里夏天有时候太热了，村子里就在后山开了一个冰窖，储存了一些冰块。怎么了？”

“马上带我去，快！”我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村长只好带着我过去，虽然他显得很诧异。

我们很快来到了那个后山的冰窖。说是冰窖，其实不过是个地下室罢了。估计以前是用来存菜的，刚一靠近人就觉得有点冷了。

村长在我的央求下打开了冰窖。我和他走了进去。果然，我靠着直觉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不，应该说是人，或许准确的说应该是尸体。

这具尸体不是柱子的，而且很奇怪，看穿着这个尸体不像是村子里的人，倒很像是城里来的。他穿着还蛮考究的，看样子应该是冻死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蜷缩的状态。而且，这具尸体没有脸。

你可以想象一下没脸的尸体是什么样子，虽然在冰窖里他的脸落满了冰霜，但反倒显得更加恐怖。不过从体态来看，我还是能看出他大概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

我们很快就带了人来，但我没让他们把尸体搬出来，因为这样很快会高度腐烂，如果我脑中的想法是对的话，他应该和小六的死以及柱子的失踪有很大关系。

大家议论纷纷地站在后面，我突然发现村长的脸色很难看。在人群的小声议论中，我好像听到了柱子是管理这个冰窖的，冰窖的钥匙也只有柱子和村长有。这样一来，柱子的嫌疑就像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了。

连续两具尸体了，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我还是报了警，尽管村长反对，但众人还是认为报警为好，在人群中的一部分人的脸上我看到的不是责任，而是一种像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神态。他们似乎都有两张脸，一张在义正词严地要求报警替死者讨还公道，另一张脸却在偷笑。

警察赶来还是要些时间的，我得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村长看上去很不高兴，难怪，似乎我一来就给这个寂落安静的山村扔出两具死因蹊跷的尸体，换做谁也不会高兴的。

无脸的尸体，以及小六那离奇的左脸尸斑，我突然想到那冰窖死者的右脸呢？我忽然把所有的一切想了一下，得到一个答案，但我必须先向村长证实。

我猛地望向村长，他神色恍惚地向四周张望。我把他拉到一边，低沉着声音